

## 论《可以吃的女人》中的主体异化焦虑

丁林棚

内容提要: 自我异化是阿特伍德小说《可以吃的女人》的核心主题。作为精神分析领域的一个概念,自我异化及其所谓“症状”并非主体所面临的灾难,而是主体形成的必要过程。在小说中,阿特伍德用文学的语言和方式解构了主体,指出主体中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共生,并通过叙事的隐喻呈现一个分裂、异化的主体景象。本文从精神分析的视角入手,分析了小说中精神危机的根源,指出玛丽安的精神危机源自对自我的异化焦虑,体现为她对象征秩序的拒斥以及对完整自我的幻想。通过玛丽安的精神危机,本文旨在揭示作者在小说中对自我本质和后现代主体状况的思索。

关键词: 主体 异化 自我 他者

中图分类号: I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29(2013)01-0060-08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是加拿大最具影响的作家之一。在她的作品中自我异化是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可以吃的女人》(*The Edible Woman*)中,作者对这一主题作出了深入思考,小说也受到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各种解读应运而生。例如,衡艮(Shannon Hengen)指出小说反映了“性别物化过程和劳动异化社会中女性的地位”。(48)克罗德尼(Annette Kolodny)认为小说旨在告诫我们,“人不可能在自我的各种幻象版本之间

真实地存在。”(92)还有的学者则从“异化消费”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消费社会中“商品的异化能力”。(何畅:107)然而,对于“异化”一词,学者们大多理解为社会政治和心理学范畴的自我认知困境、身份迷失及其引起的情感和精神危机如自我分裂、双重人格等症状,而对精神分析领域内的异化论述甚少,甚至存在不少误解。事实上,阿特伍德借用叙事的形式巧妙地刻画了主体构建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冲突,呈现出一个分裂、矛盾的主体景象。本文拟

从精神分析视角入手,阐述阿特伍德小说中精神危机的根源,揭示作者对后现代主体状况的思索。

如前所述,异化是统领《可以吃的女人》文本阐释的关键词,学者们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女主人公玛丽安的身份危机,并用自我异化一词指代其情感和心理问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研究阿特伍德的学者们迄今并没有对小说中的“异化”现象做出明确、严谨、统一的学术界定,其使用也有很大随意性,常随语境略有差别。例如,托马斯(P. L. Thomas)指出,小说“以戏剧化手段再现了人类生存异化和情感异化的状况”。(18)布松(J. Brooks Buson)认为,“玛丽安深陷于男性语言体系,产生一种深刻的自我异化感”。(20)塞尼(Ashok Kumar Saini)则指出,玛丽安解决自我异化的途径就是“追寻自己的身份,在精神上存活下来”,并“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完整”。(22—23)概括起来,自我异化用以泛指由各种因素引起的心理上的自我疏离、精神与情感的不稳定以及对自我身份(包括性别和社会角色)的困惑。

以上对异化解读的共同点在于,异化导致了自我分裂和自我身份的迷惘,而其解决之道就是“踏上自我发现的征途,发现自己的身份”。(Buson:20)这令我们自然联想到现代主义文本异化观,它相信个体和他者的边界是可以被理解和掌握的,因而希冀在异化的混沌之上建立秩序,寻求自我的稳定和统一。佛克马(Aleid Fokkema)指出:“自我和身份是现代主义文本的核心,它并不质疑文本对自我再现的可能性。”(57)然而,这种追求自我和谐的观点似乎与阿特伍德的观点相去颇远。几乎所有的阿特伍德的小说都是开放的结局,主人公探索自我的道路似乎都没有达到终点,看不到对稳定自我的回归。在《强盗新

娘》中,希尼亚的身份变幻莫测,直到小说结尾读者依然无法获知希尼亚的真实身份,故事的另外三个主人公即她的好友甚至不能确定她是否真的死去。《女预言师》(*Lady Oracle*)中的琼则通过写作同时体验四个不同的角色,变换自己的姓名,甚至通过假死来创造新身份。《肉体伤害》(*Bodily Harm*)中的蕾妮在经历了风波之后在返家的航班上却意识到自己“永远不会得救”。(341)而在《别名格蕾丝》(*Alias Grace*)中,作者更是借用医生杜邦的声音说道:“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格……完全可以存在于同一个身体之中,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记忆,……也就是两个分离的个体。”(471)在阿特伍德看来,主体的分裂和异质性是内在的,主体本身包含了自身的对立面。的确,她的作品“反映了从现代主义的‘自我’意识向后现代主义的不稳定‘主体’概念的显著转化”。(Vevaina:91)正如哈琴(Linda Hutcheon)所说,“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矛盾并不需要解决”,因为“后现代主义的逻辑是‘既此又彼’而非‘非此即彼’”。(51)阿特伍德也在一首名为“拼写”的诗中写道,“‘非此即彼’并不存在。”(1981:63)

针对《可以吃的女人》中玛丽安自我异化的根源,学者们往往聚焦于自我的外在因素如商品消费、性别对立等,将自我回归作为阐释小说寓意的落脚点。小说结尾玛丽安制作了一个象征自己的人形蛋糕让彼得吃,借此表达对抗。对于这一情节的象征意义,学者们众说纷纭。帕克(Emmar Parker)认为,玛丽安“中断了和彼得的关系,重新获得了自我”。(350)斯托(Glenys Stow)认为通过摧毁这个象征物,玛丽安“挣脱了社会施加在她身上的行为模式”。(90)格林(Gayle Greene)则认为蛋糕“是一个反抗能够吞噬玛丽安的社会体系的标志”,玛丽安最终“从被猎杀者变为猎杀

者”。(111)然而,小说中玛丽安却告诉我们,她的努力“作为一种象征,彻底失败了”。(Greene:271)显然,以上诸多解读似乎与小说的文本内涵有所错位,不能圆满阐释这个被称为后现代小说的寓意。作者本人在1980年版的小说序言中也指出,“我的主人公在小说结尾并没有比开篇发生多大变化:她的前途依然一片渺茫,依然只能接受婚姻,作为脱离职业生涯的出口。”(qtd. in Howells:17)的确,小说结尾“没有提供一个令人舒心的结局,而是提出了更多的无法解决的问题”,而玛丽安的“最终选择也只能是体系内的选择”。(Hobgood:146)这似乎再次证明,在阿特伍德文本世界中,后现代主义的主体的本质就是分裂和异化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将视线转回到主体内部,寻找玛丽安自我异化的根源,而精神分析理论从主体本身切入,恰恰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内部的视角。<sup>①</sup>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将自我异化视作一种病症且必须治愈的观点与精神分析中的异化概念相去甚远。精神分析中的异化“不同于寻常哲学和政治学上那种把异化等同于自我异化且必须克服才能使得自我浮现的概念”。(Homer:71)为了厘清这个概念,我们不妨简要检视一下它在精神分析学中的内涵。<sup>②</sup>

精神分析理论继承了黑格尔的主奴理论和异化思想,但将异化置于主体的精神领域之中。不同的是,精神分析范畴中的异化是一个关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概念。梅洛尔(Mijolla-Mellor)指出:异化发生在“我和他者的对立之中,它描述了主体的状况,即他无法再认识自己,或者说只能通过他者认识自己”。(43)在《可以吃的女人》中,玛丽安不得不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尝试重新定位并认识自己。小说第一部分结尾,她告诫自己“我必须调整自己了”,

(103)然而第二部分一开始,故事忽然从第一人称转为第三人称“她”,这种叙事技巧折射了玛丽安的自我异化——她不再认识自己,而需要通过他者的眼睛来观察自己。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异化分为两个阶段,即婴儿在镜像期对自己的(错误)认识[(mis)recognition]以及主体进入象征秩序和语言纬度时刻的异化。拉康指出,“自我的原始组合本质上就是一个另我。”(1978:39)也就是说,自我的异化是“自我形成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也是迈向主体的必要的第一步”。(Sean:71)如此说来,既然“主体根本就是分裂异化的”,(Evans:9)那么,玛丽安行为和精神失常的缘由究竟何在?事实上,她的行为失常并非源自自我异化,而是对自我异化的过度焦虑。面对以彼得为代表的他者的威胁,她害怕被他者的力量所摧毁,害怕自己的“核心被侵占”,(235)也就是“她人格的中心,她一直经营塑造的东西,她的自我形象”。(235)

玛丽安的异化焦虑首先来自对自己的误识[(mis)recognition]。所谓误识,就是指主体拥有镜像前阶段完整自我的错觉或幻象。小说中玛丽安总是企图借助各种途径保留自我的完整幻想,以冀“得到一个整体的印象”,(229)却总是看到被肢解的乳

<sup>①</sup>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关于异化的观点均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甚至包括拉康和荣格等人对他的理论的阐释。不过,现代主义认为自我是可析可知的,现代主义文本常使用诸如意识流等形式去探究内心深处,以实现自我统一。而后现代主义认为,自我本质上分崩离析,对其再现是困难的,而只能是语言构建的产物,因此后现代主义文本往往是开放的“书写者文本”(writerly text),主体是个流动的构建体。关于两者的具体差异,本文不再赘述。

<sup>②</sup> 异化思想最早见于早期犹太教和基督教思想,但首次明确使用这个词汇的是黑格尔。异化后来又经过费尔巴哈、马克思、弗洛姆、克尔凯郭尔、萨特等哲学家的补充或诠释,在20世纪后半叶才正式成为哲学词汇。当前人们对异化的哲学理解主要是基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本文对哲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异化概念不再详述。

房、头发、皮肤、腿等碎片。即便面对自己的倒影,玛丽安仍然不能放弃自我完整的幻觉:“她每次只能看到一样东西,它们漂浮在肌肤之上,东一片西一片的。在这外表之下到底是什么使它们粘合在一起的呢?”(229)

可见,异化焦虑往往伴随着强烈的自恋倾向,企图回归完整的自我。埃文斯(Dylan Evans)指出,主体分裂时总是“趋向于未来的完整融合……也就是自我的统一幻象,这也是自我赖以建立的基础”。(53)小说中玛丽安无时不刻地关注自我形象。即便在和彼得对视时,也“看到映射在他眼睛中的我自己,小小的,呈椭圆状”。(110)然而这种自恋举动往往适得其反,只能加剧她的异化焦虑。她在梦中“看见自己的双脚就像果冻一样融化”,“手指尖变得透明”,因此不顾一切地“奔到镜子前面,看看自己的脸有没有出问题”。(43)

镜子是凸显自恋行为的最佳用具,而小说中的镜子意象也比比皆是。玛丽安总是神经质地不停照镜子,借助各种镜像如金属球、洗手池和玻璃片来确认自己的存在,然而每每看到的的确都是分裂、破碎、变形的自我形象。这使得玛丽安感觉身体“已经不再属于她”,仿佛随时“会溶解开来,就像臭水沟里的纸板一样一层一层地剥落下来”。(218)

物化是异化焦虑的终极形式。玛丽安总是担心自己“会成为某种介乎似物非物之间的东西或者一个没有心智的躯壳”,(Gupta:15)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主体的消亡。的确,消费社会中一切被物化,玛丽安和周围事物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一件消费品。她觉得随时会被作为某种物体“塞到衣柜里”,彼得“就真的会把我同卫生间里的那些东西等同视之”。(71)她的身体也“同办公室里桌子、电话、椅子这些东西一

样,只是一些占据了空间和表面的东西而已”。(167)这种物化焦虑甚至发展为死亡焦虑。当彼得炫耀自己如何用“一流的德国刀”(79)将兔子开膛破肚之时,玛丽安惊慌失措,夺路而逃。此时的她将自己认同为那只被杀的兔子,而她的主体存在也就消失殆尽。

对自我分裂和对主体消亡的恐惧可以从拉康的“镜像期”理论得到解释。拉康指出,镜像期标志着自我的诞生,婴儿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自识。经过婴儿的第一次镜像遭遇,他认识到自己的完整,也认识到自己身体的不完整,影像中的自我既是我又非我。然而主体总是渴望回归完整,回归在母体中物我不分的混沌。但是主体也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自诞生起它就是碎裂的。异化“是不可避免、也是无法超越的。异化的主体是能指的主体,它是由象征界和语言所决定的主体,它的构成就是分裂或分化。”(Homer:71)镜像具有虚幻性,“就镜像根本上是一个小他或他人而言,说明在虚幻的统一性下面有一种潜在异己性的在场。”(黄作:10)主体的形成意味着主体的必然异化,意味着主体必须放弃自我完整的幻象,而这也正是异化焦虑和对主体消亡的恐惧的缘由。

可见,拉康的镜像期理论是针对婴儿而言的。有趣的是,在小说中阿特伍德似乎也有意将玛丽安塑造成一个婴儿形象。玛丽安总是如婴童般喜怒善变,行为无常。在一次聚会中,她突然歇斯底里,钻入床底,直至像个任性的孩子一样被拖出来。在彼得眼里,玛丽安就是一个“过着无忧无虑生活”的“不懂事”的孩子。(179)而彼得则成为“成熟”、“纪律”和“秩序”的化身,“要是孩子有过失就应该予以处罚”。(178)就连室友恩斯丽也告诫玛丽安要“表现得像成熟的大人一样”。(237)

玛丽安的另一层异化焦虑就是社会异化焦虑。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中,女性主义所批判的小说中的“边缘化的社会机制”(Cooke:30)被迈入象征秩序的主体的异化焦虑所替代。象征秩序不只是语言和能指的维度,它“代表了一切社会和文化的机制”。(Moi:11)可以说,拉康的精神分析超越了男女对立的观点,因为象征秩序要求一切主体臣服于社会能指体系的权威。在《可以吃的女人》中,玛丽安的社会异化焦虑实际上就是对象征秩序的拒斥或对想象界的依恋或回归。她“拒绝成熟”的意图暗藏了返回婴童时代的欲望,因为这样她可以幻想自己仍具有镜像阶段前的统一完整的自我。的确,主体总是企图重新获得完整自我的快感,而对于“那些已经臣服于象征秩序的人来说,有一种方便的获得快感的途径,那就是回归想象界”。(McGowan:18)

根据拉康的理论,代表社会结构的象征秩序和能指有着密切联系,主体在进入象征秩序之后即进入能指链也就是话语体系。作为市场调查员,玛丽安的工作就是顺应希摩尔公司的“组织结构”,<sup>(19)</sup>通过发放问卷玩弄文字来吸引消费者。然而,这个玛丽安日常“玩弄”的语言并非己有,而更像“一个文字的迷宫,一旦说错或者拐错了弯,就不得不面对某种根本无法收拾的局面”。<sup>(140)</sup>精神分析学指出,主体在进入象征秩序之时,即获得语言的馈赠。然而,语言本质上是社会大他者的话语,它所有主体投入自己的囚牢。“我们不能诉说语言,而是语言诉说我们”,因此“大他者就是语言,就是象征界,而正是这种彻底的异己性构成了我们的无意识”。(Homer:44)

小说中玛丽安的沉默与彼得的滔滔不绝形成了鲜明对照。玛丽安发现,彼得“在

谈笑间冲我微笑,很温情却又保持着距离……他把我当成了一件舞台道具,沉默不言却又实实在在的道具,一个两维轮廓而已”。<sup>(45)</sup>对于玛丽安来说,进入彼得所代表的社会就意味着自己被分割,嵌入语言能指体系,被赋予某种角色、身份和意义,成为稳定能指链的一环。玛丽安发现,就连周围各色电影海报、广告以及“字迹模糊的黑白报纸复印件”上铺天盖地印着“成人”和“成熟”的字眼,<sup>(123)</sup>仿佛在劝说自己服从于这话语体系。然而,她却“非常非常非常厌恶玩弄语言的工作”,<sup>(110)</sup>她“所需要的就是某种能够避开词语的东西”。<sup>(266)</sup>更令她担心的是,成熟就是将自己交付于大他者的能指体系:“西摩事务所保险库里某个地方某只看不见的手正把我的签字给抹掉了。”<sup>(105)</sup>

根据精神分析理论,主体“只有在幻想中回归想象界才能见证自我的生发和完整”。(Mansfield:49)在《可以吃的女人》中,玛丽安的回归想象界是通过地洞之旅的形式完成的,而这种地洞之旅在小说中被伪装成了多种形式,其中最具喜剧性的就是玛丽安匿身床下的一幕。神经质发作的玛丽安趁彼得不留意匿身床底,她感到“自己就在地下,我给自己挖了一个私密的小窝”。<sup>(76)</sup>作者更是别具匠心地借用邓肯的室友费什对刘易斯·卡洛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的评论设立了一段平行互文,以爱丽丝的地洞奇遇暗示玛丽安的精神之旅。我们知道,在卡洛尔的童话中,爱丽丝随兔子坠入地洞见到了毛毛虫。当毛毛虫质问爱丽丝身份的时候,她忽然感到迷惘:“我没法解释……因为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她甚至“压根儿不懂我是怎么开始的……”(Carrol:60)阿特伍德借用费什看似和情节毫不相关的评论暗指了玛丽安回归想象界的企图。费什指出,卡洛尔的童话

中“兔子洞有着特别的寓意,在这里,爱丽丝好像回到了出生之前,准备寻找她的角色……”(194)和爱丽丝一样,玛丽安通过藏身床底返回到了出生之前,也就是自我分化开始之前,在这里没有自我和他者边界。确切地说,玛丽安是回到了想象界,即主体意识形成的前镜像阶段。在前镜像时期,婴儿并无统一性和整体性的概念,它与母体是融合的,因此是自足、完整的。进一步说,玛丽安回归想象界代表了她对以彼得为代表的象征秩序的抗拒(resistance)。所谓“抗拒”,就是“对抗象征秩序入侵的想象反应”。(Lacan,1977:34)正如埃文斯所言,通过抗拒可以“使自己不被纳入能指链”,而“抗拒属于象征秩序”,其目的是用来“强化自我”。(170)

小说玛丽安的兔子向导的就是邓肯,他同时也是“玛丽安自我的投射”。(Rigney:31)小说作者通过一个看似怪异的不起眼的细节交代了邓肯的身份。邓肯煞有介事地告诉玛丽安:“他们不停地告诉我,我的耳朵太长了,但实际上我根本不是人,我来自地下。”(141)显然,邓肯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那只兔子的化身。作为玛丽安的本能代言人,他没有受到异化焦虑的拷问,处于想象界完整自足的状态。在他的浴室门口,玛丽安发现了镜子碎片,而邓肯却称镜子是他故意砸碎的,因为他“有自己私密的镜子,一面他能信任的镜子”。(140)作者借用邓肯之口道出了砸碎镜子的重要意义:“这是一个最容易理解的自恋举动。”(140)的确,自恋是想象界的一个最重要特征。正如萨利文(Sullivan)所说,“想象界赋予人革命的潜力,将之推向融合和统一的境地,也就是不可能的状态。因此想象界总是试图绕开象征界,这就把法则和规范放到了自恋的最终和绝对目标范围之内。”(qtd. in Alcorn:243)小说中,

作为向导的邓肯多次带领玛丽安踏上地下之旅,象征性地返回想象界。例如,他们一起来到多伦多博物馆地下室里的木乃伊储藏室,那里有一具保持原始姿势的胎儿骨架。对邓肯来说,这具木乃伊是“子宫象征物”,它超越了时间,象征着邓肯的母体回归,这样便拥有完整、稳定的自我。正如里格尼所说,邓肯的婴儿形象至关重要,因为他“不是玛丽安的替身婴儿,而是玛丽安自己作为婴儿的化身”。(Rigney:31)

在《可以吃的女人》中,最具争议的情节就是小说结尾。我们看到,彼得并没有吃掉玛丽安准备的女人形蛋糕而是转身离去。这个结局使得种种女性主义的解释显得缺乏说服力,而且玛丽安自己也承认,她的抗争“作为一种象征,完完全全失败了”。(271)如果摆脱男女对立的思维范式,回归到自我本体上来,问题似乎就迎刃而解了。小说中邓肯这样告诉玛丽安,“彼得并没有打算把你毁掉,这只是出于你自己的想象,其实是你想要把他毁掉。”(280)因此,玛丽安的危机实际上就是自我的内在矛盾,是异化焦虑造成的主体对他者的排斥。她的自我危机并非由彼得单独造成,而是由自我异化的恐惧和对完整恒定的自我形象幻想所致。事实上,主体的构建就是要摧毁想象中的自我。雅克布森(Mikkel Borch-Jacobsen)指出,“还原主体的影像不再是消除异化,而恰恰是相反”,(85)也就是拉康所说的“不断加强的异化状态”。(1977:251)从这个角度来看,玛丽安实现自我就是要毁灭自我,或者说毁灭幻象中的完整统一的自我影像,并重新进入象征秩序。在小说结尾处,玛丽安也意识到,她自己“就是个毁灭者”。(280)当她亲口吃掉象征自己的蛋糕那一刻,就宣告了主体幻象的破灭,意味着她彻底摧毁了对前镜像阶段自足主体的幻象。玛丽安看到蛋糕“银

色的眼睛望着她,带着神秘的嘲讽神情”,(271)而暗示了后现代对稳定和谐主体的质疑和嘲讽。

阿特伍德在回顾小说创作过程时说:“《可以吃的女人》成书时间适逢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那些听说过此书的人便给出女性主义的评论……但是我的小说和这个没有关系。”(Akbar)在一次访谈中,阿特伍德强调:“我不认为这部小说是女性主义小说,我认为它是社会现实主义。”(Kaminski:27)通过女主人公的精神危机,作者旨在向我们揭示普遍意义上的主体的内在矛盾,即这种内在的异化存在于所有的个体之中。如果将自我异化视为男女主体对立的结果,则大大限制了对文本的解读范围。事实上,自我意识的形成本身就是自我的异化。自我和他者是一体共生的,它们彼此包含。自我和他者“不是简单、清晰而又自主的范畴,它们不是二元对立体中可以完全分离的存在”。(Wolfreys:170)

总之,从自我与他者的共存关系出发,《可以吃的女人》中玛丽安和彼得的对立可以被解读为自我与他者对立关系的一个文本隐喻。用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话来说:“绝对他者和自我紧密相连,他者和自我消失在彼此之中……自我不再至高无上,至高无上的权利存在于他者之中,他者成为唯一的绝对。”(66)在《可以吃的女人》结尾,玛丽安通过摧毁自我,也就意味着她对他者地位的确立,因而能够重返社会,完成自我的使命,小说正是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寓言”故事向人们揭示了后现代主体的本质。□

#### 参考文献:

1. Akbar, Arifa. "Margaret Atwood: 'People Should Live Joyfully'." *The Independent* 4 Dec. 2009. Web. 26 Mar. 2012. <<http://www.independent.co.uk/arts-entertainment/books/features/margaret-atwood-people-should-live-joyfully-1781166.html>>.
2. Alcorn, Marshall W. *Narcissism and the Literary Libido: Rhetoric, Text, and Subjectivity*. New York: New York UP, 1994.
3. Atwood, Margaret. *Alias Grace*. Toronto: Vira~go, 1997.
4. —, *Bodily Harm*. Toronto: Seal Books, 1999.
5. —, *The Edible Woman*.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97.
6. —, *True Stories*. Toronto: OUP, 1981.
7. Blanchot, Maurice. *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Trans. Susan Hanson.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3.
8. Borch-Jacobsen, Mikkel. *Lacan: The Absolute Master*. Trans. Douglas Brick.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1.
9. Bouson, J. Brooks. *Brutal Choreographies: Oppositional Strategies and Narrative Design in the Novels of Margaret Atwood*. Amherst: U of Massachusetts P, 1993.
10. Carrol, Lewis.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nd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New York: Cosimo, 2010.
11. Cooke, Nathalie. *Margaret Atwood: A Critical Companion*. London: Greenwood, 2004.
12. Evans, Dylan.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96.
13. Fokkema, Aleid. "Conventions and Innovations: A Critical Survey." *Postmodern Characters: A Study of Characterization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Postmodern Fiction*. Amsterdam: Rodopi, 1991. 56-71.
14. Greene, Gayle. "Margaret Atwood's *The Edible Woman*: 'Rebelling Against the System.'" *Margaret Atwood, Reflection and Reality*. Ed. James M. Haule and Beatrice Mender-Egle. Edinburg, TX: Pan American UP, 1987. 95-115.
15. Gupta, Rama. *Margaret Atwood: A Psychoanalytical Study*. Slough, Berkshire: New Dawn P, 2006.
16. Hengen, Shannon. *Margaret Atwood's Power: Mirrors, Reflections and Images in Select Fiction and Poetry*. Toronto: Second Story, 1993.
17. Hobgood, Jennifer. "Anti-edibles: Capitalism and

- Schizophrenia in Margaret Atwood's *The Edible Woman*." *Style* 36.1(2002): 146-168.
18. Homer, Sean. *Jacques Laca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19. Howells, Coral An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garet Atw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6.
  20. Hutcheon, Linda.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1988.
  21. Kaminski, Margaret. "Preserving Mythologies." *Margaret Atwood: Conversations*. Ed. Earl G. Ingersoll. London: Virago, 1992. 27-39.
  22. Kolodny, Annette. "Margaret Atwood and the Politics of Narrative." *Studies on Canadian Literature: Introductory and Critical Essays*. Ed. Arnold E. Davidson. New York: MLA, 1990. 90-109.
  23. Lacan, Jacques. *E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Tavistock, 1977.
  24. —, *Le séminaire*. Livre II & III. Paris: Seuil, 1978.
  25. Mansfield, Nick. *Subjectivity: The Theories of the Self from Freud to Haraway*. New York: New York UP, 2000.
  26. McGowan, Todd. *The End of Dissatisfaction: Jacques Lacan and the Emerging Society of Enjoyment*. Albany: State of New York UP, 2004.
  27. Mijolla-Mellor, Sophie de. "Alienation."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Psychoanalysis*. Ed. Alain de Mijolla. Framington Hills: Gale, 2005.
  28. Moi, Toril. *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9. Parker, Emmar. "You Are What You Eat: The Politics of Eating in the Novels of Margaret Atwood."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Vol. 41, No. 3 (Autumn, 1995): 349-368.
  30. Rigney, Barbara Hill. *Margaret Atwood*. Houndmills: Macmillan Education, 1987.
  31. Saini, Ashok Kumar. "In Pursuit of Identity and Spiritual Survival: The Edible Woman of Margaret Atwood." *Critical Responses to Feminism*. Ed. Binod Mishra. New Delhi: Sarup and Sons, 2006. 222-227.
  32. Stow, Glenys. "Nonsense as Social Commentary in *The Edible Woman*."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 23.3 (1988): 90-101.
  33. Thomas, P. L. *Reading, Learning, Teaching Margaret Atwood*. New York: Peter Lang, 2007.
  34. Vevaina, Coomi S. "Margaret Atwood and Histor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garet Atwood*. Ed. Coral Ann Howell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6. 86-99.
  35. Wolfreys, Julian. *Critical Keyword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36. 何畅等:《试论〈可以吃的女人〉中的消费主义意识》,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37. 黄作:《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加拿大文学的民族性构建研究”(11BWW031)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北京  
100871



interests of British colonialists, the Protestant Church demonizes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makes the minority nations and women scapegoats of the British colonialists. Of course, the purpose for Joyce's attack on religion is to expose the complicated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of nationalism, Catholicism, Protestantism, and colonialism in Ireland by portraying religion as a major battlefield for cultural conflicts.

**WANG Yahua** *The End of Novel and the Beginning of Texts: An Analysis of Beckett's Postmodern novel *How It Is** 51

As an outstanding Avante-garde writer in 20<sup>th</sup> century European literature, Samuel Beckett's novel experiment once got to an impasse owing to his extreme approach. His last novel *How It Is* marked the end of his formal experiment; meanwhile, it stood for the birth of a type of plural, open and dynamic text in which the meaning is never attained. The present thesis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hidden meaning in *How It Is* and its features of postmodern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terary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language representation, so as to reveal Beckett's profound think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life, language and being.

**DING Linpeng** *Anxiety over Alienation: A Psychoanalytical Approach to *The Edible Woman** 60

Self-alienation is a theme central to Margaret Atwood's *The Edible Woman*. As a keyword in psychoanalytic discourse, alienation is in fact an inherent stage in the inchoative stage of subject formation. Atwood's novel serves as a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de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The novel, through the author's depiction of the heroine's identity crisis and perplexity, can be interpreted as a metaphor that runs parallel to Lacanian model involving the symbolic conflict between self and other in the ego formation of the subject. The heroine's psychic problem stems from her resistance to the Symbolic Order as well as her hallucination of the self as integral and stable. This paper aims to offer a psychoanalytical analysis of the identity crisis in way of illuminating Atwood's no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postmodern subject.

**SUN Yingxin** *"To be itself": The Illumination of Ontological Self in *The Rainbow** 68

A close reading of *The Rainbow* may help to follow the author's footprints and reach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Lawrence's ontological self. Lawrence declared that life intended to be itself. In *The Rainbow* he illuminates the idea by characterizing men and women with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essence of life and the ontological self. In his view, life is a course of self-preservation and self-assertion in which one ought to develop himself through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sexes and improve himself in the social role he plays. To acquire and maintain one's uniqueness by keeping one's own reason and free will, as Lawrence insists, actually meets human internal ontological needs. "To be itself" is an argument against the institutionalized and mechanized modern society that restrains individuality; it is also an attack on the idea of judging individual life from ethnic and collective perspective.

**CAI Haiyan** *Wystan Hugh Auden and "Hawk's Vision"* 74

Wystan Hugh Aude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ets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He had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Thomas Hard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his creative career. What he valued most in Hardy was his "hawk's vision", namely, the panoramic perspective. However, as time went by, he gradually doubted on this perspective, and even criticized the problems of spatial distance and emotional alienation caused by it. What's more, he later changed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close relationship and the benefit of real experience both in his life and works. The development of Auden's view on "hawk's vision" reveals his personal growth and changes.